

曉晴齋散記(一)

胡博淵

自序

吾家「擁翰堂」匾，係乾隆無錫進士顧旭所書。顧署四川按察司有政聲，其詠災民詩有：「輪蹄鳥道羊腸路，溝壑鳩形鵠面人」之句，傳吟一時。其書法勁道蒼老，嘗視出神，吾甚愛之，本擬以名吾齋，惟「擁翰」意味頑固，不適於時，故用「曉晴」，以取朝氣之意耳。

晚清自道咸以還，鴉片戰爭，太平天國之革命，英法聯軍之役，中法之戰等，着着失敗，大局垂危，國勢日衰。朝臣昏懦，遇事因循偷安，徬徨無計，即有聰明英斷之主，與有為革新之臣，非王室權貴，多方掣肘，即加罪罷黜誅戮。外侮內訌，政局不堪聞問。同治早崩，那拉氏垂簾擅政，立四歲幼童載恬（水旁）為帝。大權獨攬，賄賂公行，國事愈劣。載恬（水旁）漸長，光緒十三年（一七九六），雖得親政，而那拉淫威，迄未稍戢。余生之初，適逢其時，為清末最黯晦之日。甲午（一八九四）敗績，弱點更露。戊戌（一八九八）政變，為那拉氏所摧殘，政權復入鐵廠任職。迨巴黎和會有關山東問題之警耗傳至，乃有五卅運動（一九一九）與華盛頓會議。

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一）五月五日，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就總統之職，以與北京徐世昌對抗，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北上協議未竟，疾卒逝世。於是皖直，直奉等內戰爆發。余則於前一年，至漢冶萍公司大冶鐵廠主持化鐵工程。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—七），武漢政府容共，工會把持，大冶鐵廠被迫停爐。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，余就農礦部礦政司長之職。其時日本積極厲行大陸政策，先後有五卅（一九二五）慘案，漢口暴行，南京事件，濟南慘案，進佔東三省，九一八（一九三一）事變，淞滬中日之戰，僑滿洲國產生，七七（一九三七）蘆溝橋事變，接踵而至。

政府遷都重慶，作長期抗戰之計。余轉任經濟部技監，兼西昌經濟部辦事處主任，測勘西康省煤鐵資源，又兼資源委員會西康鋼鐵廠籌備處主任。兩年後西康工作告一段落，後兼交通大學貴州分校校長。抗戰勝利（一九四五）年春，奉部派赴美考察重工業，兼資源委員會與麥基顧問公司之聯絡員，督導設計戰後大冶每日一千噸之新鋼鐵廠，又兼任華府日本賠償委員會中國顧問。民國三十七（一九四八）年杪返國，時徐蚌之戰方殷。翌年二月杪，赴臺參觀工商業，兩月以後，正欲返京，而江陰炮台與首都，已相繼失守矣。民國三十九年（一九五〇）夏赴美謀生，在哥

其手，倒行逆施，遂釀成庚子（一九〇〇）之變。八國聯軍威脅之下，竟訂城下之盟，削北平京大沽間之一切砲臺，各要地無限期駐軍，賠款四百五十兆兩等，幾使中國淪於萬劫不復之地。此余十二三歲時也。日俄戰爭後之憲政運動，僅其迴光返照而已。

際茲西方勢力東漸，瓜分之議日迫。俄人虎視於北，日本崛起於東，封豕長蛇，侵害益亟。救亡之策，惟有自謀獨立。於是國民革命思想勃興，經孫中山先生等之奔走鼓吹，志士接踵犧牲，迨辛亥（一九一一年）武漢起義，革命乃告成功。南京臨時政府成立。前一年，余考取清華官費，進美國麻省理工大學讀礦冶科。

天下事其進銳者其退速。國民黨組織尚未健全，以發展過速，步驟處置失宜，致有二次革命之失敗。袁世凱帝制自為，日本乘機而起，進行其大陸政策。二十一條款之承認，外蒙之獨立，中英西藏之交涉，紛至沓來。後洪憲雖失敗，而張勳復辟，段其瑞馬廠起義，而繼之以安福系專恣，民怨沸騰。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，余亦學成歸國，在北京西便門外龍烟

倫比亞大學礦冶學院任職，民國四十三年（一九五四）冬，星加坡南洋大學林語堂校長聘為該校理工學院院長，數月後董校交惡，教職員總辭職，乃受聘為馬來亞大學工學院客卿教授，至前年退休。

竊生於憂患之世，清祚將亡，強隣虎視眈眈，瓜分之禍日亟，亡國之慘，聞不容髮，深知欲反弱為強，惟有追隨歐美先進諸國，灌輸新智，開發地寶，振興工商，富強之道，捨此莫由。故余矢志專攻礦冶，俾學成歸國，作實地苦幹，以供獻於國家，奈遭時不遇，益以國步偃蹇，乃至熱血滿腔，百無一用，浪跡天涯，有家難歸，伏擬異域，徒嘆奈何！

乃者舊雨捐書，諄諄以記述舊日見聞為勗，其語曰：「吾兄隻身萬里，幾渡重洋，地北天南，見聞尤廣，家事國事，傳之後世，裨益於清末民初之野史，實匪淺鮮」。又吾同硯胡適之先生，屢次鼓勵我多寫有關吳稚暉先生生平，並在某次吳先生逝世紀念會演講，公開提及我名，對此十分注意。蓋彼知余與吳先生，不但有師生之誼，且同鄉里，於其在黨國事蹟，除國史館整編外，我或稍知其私人逸事，足補野史資料耳。至於適之一生，蓋棺論定，此處不必費詞，我會送他輓聯云：「晚歲聲施猶燦爛，千秋褒貶著經綸」。他事蹟很多，而對於提倡傳記文學，其功亦不可沒，他曾說：「中國傳記文學，因為材料太少，被作傳者的人格、相貌、公私生活行為，多不知道。個人的日記，公家的文件，都毀棄散失了。所能蒐集的材

料，祇能作短傳，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損失。」又說：「除了短篇傳記之外，還有許多名字不叫傳記，實際是傳記文學的記言記行的言行錄。這些言行錄，往往比傳記還有興趣。最早出名的，而全世界都稱讚的言行錄，就是論語。這是孔子一般弟子或者弟子的弟子，對於孔子特別愛敬，把孔子的話，一句一句記錄下來，彙集成的。孔子的說話係因人而異的。」同一問題，問者智愚不同，而所答亦異。此類例證，讀論語者皆知之。

適之關於傳記其他的議論，涉及朱子、王陽明、會國藩、梁任公、羅壯勇公年譜、汪輝祖病榻夢痕錄、蘇格拉底的傳記、基督全書中的四福音、林肯記等，不必詳述。

我對於以上勸告，未置可否。會吾友張冰子先生創辦「社報」月刊，促余撰稿，並承專欄登載，盛情既難却，閒居復多暇，爰嘗試之。惟傳食炎荒，久疏摘翰，蕪陋不文，尚希讀者諒之是幸。

丙午仲冬吉日識於曉晴齋

自索家世

胡氏系出媯汭，爲舜裔之後。周武王克殷而有天下，復求聖祖之後，得虞闕父公，仕周爲陶正，賴其陶冶器用，嗣以元太姬配公之子滿公，封諸陳邑，備受三恪，以奉虞帝之祀，是爲胡公，子孫以諡爲姓，其後族人蕃衍，遍及九州。

祖父母，每於冬季施粥飯及棉衣等，救貧扶困，爲鄉里所稱。祖父遵南公，紅羊劫時，任常州府八縣團練副團長。團長趙氏，乃趙元任博士之祖先，惟弱兵訓練作戰指揮，皆由先祖父擔任。時盜賊橫行，閭閻不安，而吾鄉治安獨善，風鶴無驚，夜不閉戶，悉賴先祖父坐鎮有以致之。蓋常府境內，一有警報，先祖父即親率勁旅勤捕，無不奏捷，亂軍銜之。會隣鎮某，其兄爲盜，爲先祖父勸滅，乃相勾結，僞報隣鎮李家橋有警，乞火遠馳援。先祖父乃親率衛兵數十人，先馳往調度，後援續至，詎竟中奸計。先祖父抵李家橋，兩岸麥隴中，埋伏數千人突起包圍，家寡不敵，遂被擒解至總部，盛筵款待，酒數巡後，其頭目曰：「我弟兄輩歷年屢遭戕滅，不可勝數，今幸你中計就擒，特設筵餞別（誓死別言），望痛飲，以免痛苦。」先祖父體力過人，突越棹走遁，護兵既阻無效，所向披靡，竟得奪門而出。惟至門外，兵圍重重，徒手格鬪，遂斃於亂刃之下。其衛兵得逃脫者，僞裝鄉人，潛返報喪。先是先祖父以全家人口，載藏於兩大舟內，泛泊太湖中。太平軍無水師，故水上頗安全。先伯得耗，乃由衛兵導往先祖父遇害處，乘夜偷運其柩返宅暫厝，事平始安窀穸。吾家自高曾祖起，數代單傳，至先祖父始有六子二女，余父最幼。先祖父遇難時，僅十餘歲耳。兄嫂雖多，但亂後人稀地廣，穀賤傷農，生活維艱，自顧不暇。先父洗然公，立志求學，而修膳不給，就讀於離家數里外之宋玉溪先生家，以

現蘇皖一帶胡氏有族譜者，大半出自宋朝胡瑗，胡銓之後。瑗字翼之，世稱安定先生，博通經術，仁宗時教授吳中，於學中置「經義」「治事」二齋，使諸生各就其志向學，著有「周易口義」，「洪範口義」等書，以安定學派著稱。銓高宗時舉進士，授樞密院編修官。金人南侵，秦檜主和，銓上書乞斬秦檜，王倫，孫近。檜目爲狂妄，除名貶官昭州，後迫於公論，命監廣州鹽倉，後致仕卒，諡宗簡，有「澹庵集」。

無錫胡家渡，爲胡氏聚居之區，族中間人胡雨人先生，清末設胡氏公學，成效卓著。該校畢業生以後錄取派往歐美留學者，遠過邊遠省分之全省留學人數。如胡敦復、明復、剛復昆仲，號稱「胡門三傑」，皆此校高才生也。胡氏宗祠，設於無錫惠山，蘇常一帶，皆有支祠。溯我高曾祖岷根，因前數代族人擁擠，乃由胡家渡移居武進○○○○附近大庄里關一新村，村週鑿河，僅村前後架兩橋爲交通，以防盜賊。村西復有裏河一道。全村三十餘家，吾家即在村西。兩河之間，以鑿河挖出泥土填高，成一花園，花木甚繁，有海棠，牡丹，金銀桂，籬菊，臘梅等，四時不絕，花香鳥語，誠怡養勝地。園內復有一白皮松，高聳空際，由外歸來，數里外即可望見。我家大宅有五進，巍峨幽邃，兼而有之。大廳後書軒三楹，俯瞰池魚，天機活潑，濠梁之樂，非拙筆能形容其萬一。棟梁門窗，彫工細巧，爲當時武進東門外最華麗之大宅。高曾

耕耘代束修，深獲宋先生之眷護教誨，後入黌門，始克自立。外祖父爲雪堰橋鎮富商，與吳稚暉先生家爲比隣，外祖母常饋米菜接濟。生男女各三，生活雖苦，而有骨肉團聚之樂。後得親友之援引，于役粵省沙面，佛山電報局，長兄博濤隨侍學習。先父以少年辛勞，體力日衰，不幸於四十八歲歿於任次。時長兄年十九歲，二仲兄博翰才九歲，余僅七歲，身披麻服，嬉笑而不解母兄弟等之悲也。大姊最長，二姊芸珍十一歲，幼妹少余兩歲。一家孤幼，皆賴寡母撫養。長兄在上海電報局測量學堂任教，勉能自給而已。諸伯父均主張令仲兄及余往充學徒，以減輕家累，先慈堅持不允，延師求學，薄田不給，針刺補助。余年十二，吳稚暉先生在其家雲壠橋鎮創辦三等小學，離吾家五里。余往就讀，住舅父家。十四歲，長兄已執教於滬電報局測量學校有年，携眷居滬，遂遵慈命就兄讀英文，同時前往者，有表兄毛懿德，仲兄及大嫂之弟秦誦清。

胡前校長博淵已於十二月初離台，經港返馬來西亞，通訊處爲：

Dr. P. Y. Hu

P. O. Box 333

Kuala Lumpur, Malaya